




殷代燕國考

——兼釋甲骨、金文中“燕”字

曹定雲 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

《史記》載：“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說明“燕”是殷時之國家。殷墟甲骨文中“燕”字，其形體作、、，分別是燕之象形、人格化之燕和卜人燕之專用字。殷代和周初金文中，有以“亞燕”為族徽的衆多銅器。這些銅器可以分為三系：系“亞其”、“亞燕”、“翼侯”。殷代自祖甲以後，此三系銅器族徽中均有“燕”字，說明此三系有著共同的祖先，此共同的祖先就是祖庚、祖甲時代的卜人“燕”。

商族是以玄鳥為圖騰的，而玄鳥就是“燕子”。商器《玄鳥婦壺》，其口內銘文作“玄鳥婦”，其耳內銘文作“亞燕”，證明殷代燕國出自商族，而且是從商代王族中分化出來的。周初召公所封之“燕”其字作“匱”。“匱”與“燕”不僅時代各異，而且其族屬亦不相同。




(關鍵字：召公封燕；甲骨、金文中“燕”字；金文“亞燕”；
殷代燕國；玄鳥氏族)

A study of the Yan State in the Yin Dynasty

Cao, Ding-Yu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史記》 states that “After his conquest of Zhou 紂, the Zhou king Wuwang 周武王 enfeoffed Duke Shao in North Yan.” This indicates that Yan was a state of the Yin period. Oracle inscriptions from the Yin Ruins contain the character “yan 燕” in the forms of , , and , which were used as the pictographic character

for swallow, the personalized swallow, and the diviner Yan respectively. Studie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Yin and early Zhou period show that many bronzes bear the clan emblem “Ya Yan 亞燕”. These bronz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ystems: “Ya Qi 亞其”, “Ya Yan 亞燕”, and “Qi hou 侯”. From the time of Zu Jia, the clan emblems on the bronzes of these systems all contain the character “Yan 燕”. It suggests that these three pedigrees shared a common ancestor, who was just the diviner Yan in Zu Geng and Zu Jia's time.

The Shang people took the xian niao(玄鳥)swallow as their totem. The Shang vessel “Xuan Niao Lady's pot” bears the inscriptions “Xuan Niao Lady 玄鳥婦” and “Ya Yan 亞燕” below the inner rim and inside the ear respectively. This evidences that the Yan State under the Yin Dynasty originated from the Shang people and was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Shang royal clan. The “Yan” in which Duke Shao of the early Zhou was enfeoffed is written as “匱”, which meant a state different from the “燕” not only chronologically, but also in ethnic affiliation.

(KEY WORDS : enfeoffment of Duke Shao in Yan; Character “yan 燕” in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 Bronze inscription “Ya Yan 亞燕” ; Yan State in the Yin Dynasty ; *Xuan Niao Swallow Clan*)




壹、前言




北京，及歷史各城，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明。五十餘萬年以前的北京猿人和二萬年以前的山頂洞人就在此繁衍、生息。西周時代，這裏是周王朝的重要諸侯——匭國所在地。《史記·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武王滅紂這一重大歷史事情發生在武王十一年。這一年也就成爲北京有確切可考之年。












召公封燕之前，北京之歷史又如何？有沒有更早的國家？這一直是史學界關心的問題。郭沫若先生和侯仁之先生，都曾對這一問題進行過思考，認爲在武王滅商、召公封燕之前，這裏應該存在著“自然生長的國家”¹。這個“自然生長的國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究竟是哪個國家？它與召公所封之燕又是什麼關係？都是有待弄清楚的問題。基於這一設想，本文作如下探討。



貳、釋甲骨、金文中“燕”字

甲骨、金文中“燕”字有四大類型，現分述如下：

第一類爲象形字，其形體作（合集 5280，圖一、1）²、（懷 389、圖一、2）³、（英 1714、圖一、3）⁴等。這一類字的最大特點是象形，人們一看便知。《說文·燕部》：“燕，玄鳥也。籛口、布翮、枝尾、象形。”上述“燕”字，形象逼真，當釋“燕”字無疑，文字學界亦無異議。

第二類作（合集 5250、圖一、5）、（合集 5252、圖一、6）、（存 2.559、圖一、7）⁵諸形體。這一類字，過去甲骨學界一般都釋爲“燕”，但爲什麼釋“燕”，並未作明確的解釋，故須進一步論述。爲說明問題，今引征如下蔔辭：

- | | |
|---|----------|
| 1· 戊寅卜，史貞：王  ，  吉？ | 合集 5251 |
| 2· 壬戌卜，史貞：王  ，  雨？十月。 | 合集 12624 |
| 3· 辛巳蔔，貞：王  ，  吉？ | 合集 5252 |
| 4· 貞：王  ，  吉？ | 存 2.559 |
| 5· 壬子卜，史貞：王  ，  吉？  ，八月。 | 合集 5280 |

上述蔔辭之，以往甲骨學家多釋作“燕”，認爲是“借爲燕享之燕”。但該字在字形上與第一類“燕”字有很大區別：第一類爲燕子之象形，第二類則很難理解爲燕子之象形。因此，以往學者將釋爲“燕”，多是根據辭義進行推斷的結果，並未作深層次的解釋，未獲堅實的基礎。

² 合集，指《甲骨文合集》。

³ 懷，指《懷特氏收藏甲骨文字》。

⁴ 英，指《英國所藏甲骨文字》。

⁵ 存，指《甲骨續存》。

故碰到具體問題時，就會發生動搖。例如，上引第 5 辭中，𠄎、𠄎同見，如何處之？這確實難為了一些學者，葉玉林先生曾發怵：“惟本辭𠄎、𠄎二字在一辭內，且為連文，又似非一字。”⁶如此說來，𠄎是否釋“燕”，必須作新的論證。

我認為，“王𠄎”應釋“王燕”。“王燕”之“燕”作𠄎，這是殷王在祭祀中的一種舞蹈儀式。甲骨文中“舞”字作𠄎，而上引第 4 辭中作𠄎，就是舞蹈形象的明證。古之先民在重大祭祀活動中，其主祭者往往打扮成某種動物之形象，這種動物往往又是這一氏族或部落之崇拜靈物；或者說，是該氏族或部落之圖騰。祭祀時，主祭者穿上象徵崇拜動物之服飾，模仿其崇拜動物之動作而舞蹈，以求得人與神靈之間的溝通。此時，主祭者則成為神的代表。該字上部是“人頭”；其腰作“𠄎”，象徵“布蕪”；其下作“人”，象徵“枝尾”。因此，該字是人格化之“燕”；或者說，是打扮成“燕子”之人，亦可稱為“燕人”。1973 年，在四川省郫縣竹瓦鋪東漢磚墓石棺畫像中，在其石棺一之棺頭 B 上的畫像很特別；上刻伏羲、女媧圖，在伏羲女媧之上，分別刻有日和月。日中有金鳥，月中有玉兔。在日月之間有羽人一個（圖二），表示是來往於天空的“仙人”⁷。這個“仙人”就是“燕人”，它同甲骨文中的“燕”字又多麼相似（圖一、8）。

𠄎是一個專用字，只用於祭祀，其含義是祭祀中的舞蹈儀式。從目前葛辭材料看，這種祭祀中的“燕人”基本上由殷王擔任，別人很少替代。而祭祀之目的則是求雨或其他重大事情。從這個角度上講，𠄎也是象形字，只不過它不是“燕子”之象形，而是“燕人”之象形。



圖一 甲骨文中各種“燕”字形體



石棺一棺頭(B)之伏羲女媧圖
圖二

⁶ 見《殷墟書契前編集釋》六卷四十一頁上。

⁷ 四川博物館、郫縣文化館：《四川郫縣東漢磚墓的石棺畫像》，《考古》1979年6期，第496頁。

明白了此點，我們就能理解：上述卜辭中的“王𠄎(燕)”之“燕”，並非“燕享”之“燕”，而是“燕祭”之“燕”。而上引第 5 辭(合集 528)中，最後一個𠄎字，則借為“燕享”之“燕”。所以，𠄎，𠄎二字字形不同，字義也不相同，自然可以同出於一辭中。它們本應隸定為不相同的字。我們現在將𠄎釋為“燕”，是因為現在還沒有一個更合適的楷體字來取代它：若釋為“宴”，離字形遠，且字義也不合。既然如此，還不如將𠄎釋為“燕”較體貼些，因終歸是“燕人”之形象。

第三類作𠄎(合集 23669, 圖一、9)、𠄎(金 385、圖一、10)⁸、𠄎(合集 32908, 圖一、11); 還有一字作𠄎(合集 31185, 圖一、12), 亦可歸於此類。該類諸字, 過去甲骨學者多隸作“𠄎”或“𠄎”, 在蔔辭中多為人名, 在祖庚、祖甲蔔辭中則是貞人名。現引征有關蔔辭如下:

- | | |
|--|----------|
| 6. 丙寅蔔 𠄎 貞, 蔔竹曰: 其𠄎于丁, 宰? 王曰: 弔疇, 羽丁卯𠄎若? 八月。 | 合集 23805 |
| 7. 辛醜、王𠄎 𠄎 征? | 合集 23669 |
| 8. 乙卯王蔔: 𠄎 征? | 合集 23672 |
| 9. 𠄎申貞: 𠄎 來? | 金 385 |
| 10. 𠄎亥貞: 𠄎 呂 𠄎? | 合集 32908 |
| 11. 𠄎辰蔔, 旅貞: 羽丁巳 𠄎 至 𠄎 在自𠄎 𠄎? | 合集 24317 |
| 12. 𠄎來 𠄎 自 𠄎 師 ? | 合集 24317 |

上述蔔辭中, 除 9、5 為武乙、文丁蔔辭外, 其餘均為祖庚、祖甲時蔔辭。就卜辭內容而言, 有的是貞人名, 如第 6 辭; 有的是人名或國族名, 如第 7、8、9、10、11 辭; 有的是地名, 如第 12 辭。在古代, 人名、國名、地名往往一致, 這在蔔辭中已屢見不鮮。從第 6 辭可知, 在祖庚、祖甲時代, 有一個重要的貞人叫“𠄎”。貞人是王朝史官, 地位很高。他的出現, 當引起我們高度注意。

𠄎字也出現于殷代和西周的金文中。關於該字的考釋, 歷來學界意見分歧: 吳式芬、吳榮光釋為“於”⁹; 潘祖蔭釋為“交”¹⁰; 吳闓生釋為“𠄎”¹¹; 羅振玉、劉心源釋“𠄎”¹²; 吳大澂、劉體智釋“燕”¹³。在所有這些說法中, 唯有釋“𠄎”一說作過較多的解釋。今引征如下:

羅振玉雲: “象人側首形, 疑字從𠄎, 即此字, 今篆從𠄎者偽也”¹⁴。

梁上椿雲: “上部口張而不閉, 表示茫茫無主之態, 或為左向, 或為右向, 亦表示心神不定之形, 而又作失忘左手或右手失神姿勢, 更足為極

⁸ 金, 指《金璋所藏甲骨文字》。

⁹ 吳式芬《摺古》1. 1. 44 和吳榮光《筠清》2. 50 謂: “亞形下於形”。

¹⁰ 潘祖蔭《攀古》4. 30 釋“交”。

¹¹ 吳闓生《吉文》4. 30 釋“𠄎”。

¹² 羅振玉《貞松》8. 30 和劉心源《奇觚》6. 3 釋“ ”。

¹³ 吳大澂《齋》7. 14 和劉體智《小校》6. 87. 3 釋“燕”。

¹⁴ 同 12

端顯露猶豫不定之證，據則釋之為“似較正確”¹⁵。

將“𠄎”釋為“矣”似為有一定道理，根據字之形態所作的分析也有相像之處。因此，此說頗具影響，近代不少學者從之。然而，按照字之結構嚴格分析，“𠄎”並不能釋作“矣”；作“疑惑”解，只是一種推測，並沒有真正的根據。故釋“矣”之說並不可取。

以上諸說中，吳大澂、劉體智釋“燕”之說是正確的，於省吾，鄒衡等先生亦從之。¹⁶但是，在古文字學界和史學界中，釋“燕”之說長期不能得到公認，這是什麼原因？第一、搜集的文字資料尚不完備；第二、對該字之形體尚缺乏認真的分析。仔細觀察即可發現，𠄎之形體為燕之側首佇立，是燕之人格化。它與第一類象形字“燕”有密不可分的聯繫，是第一類的變體：頭橫向一側、身子由燕形變為人形，而其筆畫並未增減多少。所以，𠄎與𠄎是同一個字，應當釋“燕”。𠄎是一個專有名詞，在銅器銘文中，常作“亞𠄎”或“亞其𠄎”。而在甲骨蔔辭中“亞燕”和“亞其燕”又作如下之形：

13、亞𠄎(燕) □? 英 1714

14、亞其𠄎(燕)? 合集 32990

由上述銅器銘文與甲骨蔔辭對照可知：𠄎、𠄎、𠄎三字可互用，足證三字都應釋“燕”。故將𠄎釋“燕”是正確的。

此外，合集 31185 雲：“貞：王燕，雨？吉。”此“燕”字作𠄎。甲骨蔔辭中，有時從口與不從口往往無別。故該字之基本結構實為𠄎(圖一、12)。該辭之“王𠄎”與前引第 1 辭至第 5 辭“王𠄎”完全相同，足證𠄎也應釋為“燕”。

第四類作𠄎(圖一、4)，可隸定為“𠄎”，其字義為名詞(地名)和祭祀之動詞，今引辭如下：

15、已卯蔔，□貞：令□歸𠄎? 合集 6702

16、貞：令方𠄎𠄎? 合集 8675

上引第 16 辭作“𠄎𠄎”，而相同辭例見於合集 1522。現將該二辭原形並例如下：

𠄎 𠄎 才…… 𠄎 𠄎…… 合集 8675

己 𠄎 𠄎 …… 𠄎…… 𠄎 𠄎 于…… 合集 1572

合集 1572 作“𠄎𠄎”，而合集 8675 作“𠄎𠄎”，足證“𠄎”為“燕”字。

總結以上可知，甲骨蔔辭中共有四類“燕”字：第一類為燕子之象形字，本為名詞，但在蔔辭中又常借為“燕享”之“燕”，作動詞；第二類為祭祀時燕人舞蹈之形象，是動詞、為燕祭之專用字；第三類為燕子之人

¹⁵ 梁上椿《岩窟》上 8。

¹⁶ 於省吾：《略論圖騰與宗教起源和夏商圖騰》，《歷史研究》，1959 年 11 期，第 6 頁。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 269 頁。

格化，在蔔辭中是人名和國族名；第四類為“燕”字之複合結構，發“燕”聲，是專有之國名或地名，為名詞，但有時亦可借為“燕享”之“燕”，作動詞。正確分辨燕字類型，對於研究殷代歷史將具有重要意義。

參、“亞燕”是殷代燕國

“燕”字不僅見於之甲骨蔔辭，而且在殷代和西周的銅器銘文中亦大量存在，據粗略的統計，大約不下二百餘件。¹⁷這些“燕”字都是以族徽形式出現的，根據“燕”字之形體和與他字之組合，可以分為以下類型：

1. 作“燕”（小校 4、11，圖三、1）。
2. 作“亞燕”或“亞形中燕”（《文參》1957年、11期、P66，小



圖三 帶“燕”字之銅器銘文族徽

¹⁷ 曹淑琴、殷瑋璋：《亞矣銅器及其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一），第 191 頁。文物出版社，1986 年 8 月。

6.83，續殷文存上、五，圖三、2、3、4)

- 3· 作“亞形中其，燕”或“亞形中其侯、燕”（奇觚 6.4，續殷文存上、四三，圖三、5、7）。
- 4· 作“亞形中翼，燕”或“亞形中翼侯，燕”（三代 7.9.4，續殷文存上、四二，圖三、6、8）。
- 5· 作“亞形中辛，燕”（三代 2.15，圖三、9）。
- 6· 作“亞形中罰□，燕”三代 14.51，圖三、16）。
- 7· 作“亞形中共燕”（三代 16· 46，圖三、13）。
- 8· 作“亞形中畜燕”（三代 2.38，圖三、11）。
- 9· 作“亞形中守燕”（三代 14、22，圖三、12）。
- 10· 作“𠄎 𠄎 𠄎，亞形中燕” 9續殷文存下、43，圖三、10）。

由於筆者所見材料有限，也許還有其他類型本文未予收錄，然僅就上述十種類型來看，由“燕”字所構成的族徽已經相當可觀了。

上述十種族徽，除第 1 種外，其餘九種均帶“亞”，作“亞燕”或“亞形中 X X，燕”。“亞”是什麼含義？我在《“亞其”考》一文中曾作過分析，指出：“亞是一種武職官名，擔任這一職官的通常是諸侯；凡擔任這一職官的諸侯，往往在其國名或其私名前加‘亞’字，或框以亞形；此種諸侯之地位似在一般諸侯之上”¹⁸。因此，上述帶“亞”字者之族徽均應是殷代諸侯國之族徽。

按照殷代諸侯國銅器銘文族徽慣例，凡“亞”下之名多為諸侯國名：“亞雀”為雀侯，“亞其”為其侯，“亞翼”為翼侯，“亞光”為光侯，等等。如此，上述第 2 類族徽“亞燕”或“亞形中燕”當是燕侯，亦即殷代燕國。這是殷代燕國存在的文字見證。















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上述十類銘文族徽中，“亞燕”或“亞形中燕”同其他帶“燕”字銘文族徽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其聯繫在於都含有“燕”字，其區別在於屬於不同的諸侯國。在上述族徽中，只有“亞燕”或“亞形中燕”之族徽才是殷代燕國族徽，而其他的族徽則屬於別支或別的諸侯國。至於為什麼都帶“燕”字，後文將會論及。

殷代燕國之始祖是誰？這是必須考察的又一問題。在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銅器銘文材料中，“亞燕”之銘文最早見於祖庚、祖甲時代，多作“亞燕”（分書或合書，圖三、3、4）。而“亞燕”銘文往往和“亞形中其，燕”及“亞形中翼，燕”關係甚為密切。我在《“亞其”考》一文中，曾將此三種族徽列表示意，現重引如下：¹⁹

¹⁸ 拙著：《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第 4 頁，臺灣文津出版社，1993 年 12 月。

¹⁹ 同上，第 9 頁。

其、燕、眞 銅器銘文分期簡表

銘文分期		亞 其	亞	燕	眞 侯
早 期	1	 遺 316  《考古學報》 1977.2.116			
	2		 續殷文存 上.五.  續殷文存 上.五.		
中 期	3	 奇觚 6.4.	 三代 16.33.3-4		 三代 7.9.4.
	4			 《文參》 1957.11.764	
晚 期	5	 續殷文存 上.四.二	 陶鬲 三.三二.		 三代 7.8.7.
西周初			 濬縣彝器 15.16	 《考古》 1974.5.1314	 續建 14.27

根據此表，可以得到如下幾點：

第一、“亞其”銘文出現于武丁時代（相當於甲骨第 1 期），而第 1 期蔔辭中又確有“亞其”之記載（京 1624），²⁰說明“亞其”在武丁時代已是重要諸侯。

第二、金文中的“亞燕”銘文出現于祖庚、祖甲時代，相當於甲骨第 2 期。而祖庚、祖甲時代，有一位重要的史官叫“貞人燕”（本文所引第 6 辭，即合集 23805）。故此銘文族徽“亞燕”應是貞人燕的氏族徽號。

第三、金文“亞形眞，燕”或“亞形中眞侯，燕”出現廩辛及其以後（相當於甲骨第 3 期），說明“眞侯”是祖甲以後新出現的封號。甲骨文第 3 期蔔辭（甲 2725）²¹和第 5 期蔔辭（前、2.2.6）²²，均有“眞”和“眞侯”

²⁰ 京，指《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

²¹ 甲，指《殷墟文字·甲編》。

²² 前，指《殷墟書契前編》。

之記載。

第四、在甲骨 2 期以後，其侯、亞燕、曷侯三系族徽中均含有“燕”，而且“燕”字寫法也相同，作“𠄎”或“𠄏”，說明此三系族徽源于共同的始祖。這個始祖應該是祖庚、祖甲時代貞人燕。

第五、“亞其”系族徽武丁時代只作“亞其”，而在廩辛以後，卻作“亞形中其，燕”，說明貞人燕曾繼承過其國侯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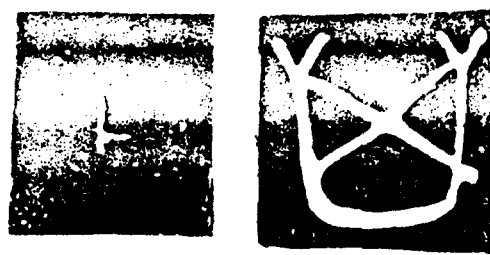
殷代燕國之族徽“亞燕”之“燕”作𠄎與𠄏，其結構很是特別：在該字的左邊或右邊，往往有一直道作“|”、“卜”、“Y”（圖一、9、10、11，圖三、3、4）。這一直道是什麼意思，以往甲骨學家不得其解。王獻唐雲：“人形的大字手中所持之物乃一根棍”²³。徐中舒雲：“象人扶杖旁顧而行”²⁴。其實，該字旁邊的直道不是什麼棍子、手杖，而是“蔔人”之“蔔”字，這由小校 6.83 和續殷文存上、四二（圖三、3、8）之銘文看得最清楚不過了。因為“亞燕”是祖庚、祖甲時代貞人燕的氏族徽號，為表示他“貞人”這一特殊身份，也為了與其他燕系族徽相區別，特在“燕”旁加一“卜”字，表示此“亞燕”即卜人燕（按：貞、蔔是一回事，地位相同）。由此進一步證明：“亞燕”確是祖庚、祖甲時代貞人燕的氏族徽號。祖甲以後，其侯、曷侯二系族徽中，其燕字旁邊也帶“卜”字，證明此二系確為卜人燕之後裔。

1992 年 10 月，河北省遷安縣夏官營鎮馬哨村小山子出土二件商代銅器（可能為墓葬所出），一鼎一簋。其鼎銘作“卜”，簋銘作“其”（圖四、1、2）。²⁵從鼎、簋的形制看，相當殷墟文化二期偏晚。前面已經指出，“亞其”、“亞燕”，“曷侯”實同出一祖，即“貞人燕”。而該墓中鼎

銘作“卜”，簋銘作“其”，正好說明兩個問題：（1）“亞燕”之“燕”旁直道確為“卜”字；（2）祖甲以後殷代其國確為“卜人燕”之後。

貞人燕雖是祖庚、祖甲的史官，但他出生當在武丁時代。對此，王獻唐曾作過分析。他說：

“祖庚和祖甲時代兄終弟及，兩位合起來的年數不過四十年。𠄎（按：即燕，下同）為祖庚時貞人，祖庚在位只有七年。若七年內生了𠄎，不會把個孩兒來作貞人，當然是祖庚以前武丁時生人。他到祖庚時是什麼年齡，無法知道，但絕不會是青年，青年當不了那時的史官。史官屬於內臣，要有相當資歷，在武丁時必早已為



圖四

1. 銅鼎銘文

2. 銅簋銘文

²³ 王獻唐：《黃縣 器》，第 92-94 頁。

²⁴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1988 年四川辭書出版社。

²⁵ 李宗山、尹曉燕：《河北省遷安縣出土兩件商代銅器》，《文物》1995 年 6 期，第 88 頁。

王朝服務；……這樣看，**𠄎**是武丁、祖庚、祖甲三朝舊臣”²⁶。王氏的分析十分精闢。因此，貞人燕當生於武丁時代，且已在王朝服務。但他封為燕國侯爵，當在祖庚、祖甲時代。而在此之前，他很可能繼承過其國侯爵。這從其國銅器銘文族徽中“燕”字帶“卜”（續殷文存上、四三，圖三、7）和河北遷安夏官營鎮馬哨村出土的銅器銘文一為“荀”、一為“其”得到證實。

殷周時代的爵位，如不發生特殊情況，一般都是世襲的，即始封以後，代代均有人繼承此爵位。貞人燕在外受封為燕侯，但本人又在王朝供職。這種情況在殷代已不乏其例。載“亞燕”銘文銅器，有不少出於安陽殷墟。如陳夢家在《美集錄·A523》共收錄“亞燕”有關銘文 56 器，而其中 2-16，47-49 等器均傳安陽出土。《岩窟》下 9 “**亞燕**戈”四下雲：“安陽二十九年出，傳同坑出者十餘件，雖有異同，而銘文一致。”當然，銅器之出土情況非常複雜，原因不一。我們不可僅根據某銅器在某地出土，就斷定其物主就在某地。但同坑有十餘件“亞燕”銘文銅器出土，就不能不引起高度注意。它提示我們，“亞燕”氏族有可能在王朝供朝。很有意味的是，在 1986-1987 年殷墟花園莊南地的發掘中，在 T16 探方第四層發掘到一件大口盆片，其上刻有“**亞燕**”三字（圖三、17）。²⁷“亞燕”即“亞燕”。這是燕國氏族使用的陶器。陶器是日常生活用品，極易破碎，一般不會從一地轉換到另一地。殷墟花園莊南地發掘到“亞燕”陶片，這是殷代燕國貴族生活在殷都的極好證據。此“亞燕”當是貞人燕的後裔。這也是殷代燕國首領一直在王朝供職的明證。

肆、族徽“燕”是玄鳥氏族的共同標誌

在殷代和西周帶“燕”銘文族徽中，除“亞燕”或“亞形中燕”之外，尚有其餘九種（見本文上節）。這些族徽中都含有“燕”字，說明“燕”是此十類族徽的共同標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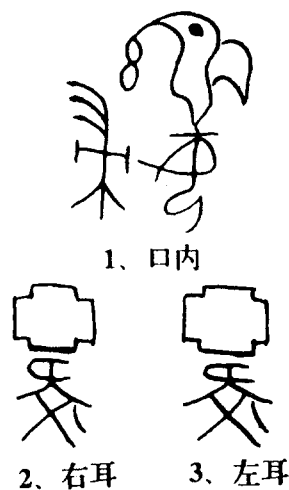
“燕”之含義是什麼？《說文·燕部》：“燕，玄鳥也。”《詩·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殷契一支就屬於玄鳥氏族。此十類族徽都標有“燕”，說明這些氏族都屬於玄鳥氏族。這一推斷是否對呢？我們不妨對這些族徽中的可考者，逐一進行分析。

首先談第 2 類“亞燕”。《通考》788 有一個“**鳩婦**”方壺（又見三代 12.2），口內銘文作“**鳩婦**”（圖五、1）“鳩”為合文；右耳和左耳分別鑄有“亞燕”二字（圖五、2、13）。“亞燕”屬殷代燕國氏族徽號。對於這件器物上的銘文，過去學者有過不同的解釋。我認為，這件方壺是

²⁶ 同（23），第 108-109 頁。

²⁷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陽工作隊：《1986-1987 年安陽花園莊南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2 年 1 期。

一位燕國女子出嫁時的媵器。口內書“玄鳥婦”三字，表明了此女子所出氏族——“玄鳥”氏族；而左右耳書“亞燕”，則表明了該女子所在國族——“燕國”。因“玄鳥”氏族中有許多不同諸侯國，其地位也不盡相同。因此，這件方壺上的銘文表示了兩層意思：第一、表示了該女子所出的大氏族——“玄鳥”氏族，亦即商族；第二、表明了該女子所在國族——燕國。因此，這件方壺上的銘文，是殷代燕國屬於“玄鳥”氏族的極好證據。將其所屬氏族和所屬國族在一件器物上同時標出，這在商代銅器上還不多見，亦足見此女子之地位的特殊和顯貴。



圖五

第 3 類和第 4 類，即“亞形中其，燕”和“亞形中翼，燕”。前文已經指出，這兩類族徽與“亞燕”關係十分密切。從銘文結構和銘文出現早晚可知：“亞其”是武丁時就已存在的諸侯國，其國君原初可能為貞人燕之父或兄。後貞人燕可有繼承過；“亞燕”是殷代燕國、始封于祖庚、祖甲時代，其始君應是貞人燕；“翼侯”是殷代翼國，始封應在廩辛及其以後，始君應是卜人燕之後裔。殷代中期以後，此三系族徽中的“燕”字多帶“卜”，就是關係極為密切的明證——它們都源于卜人燕。“其”與“翼”也有可能是一國號之前後不同的稱呼：祖甲以前稱“其”，廩辛以後稱“翼”。但在殷代後期，“亞其”、“翼侯”作為族徽均同時存在。因“亞其”、“翼侯”與“亞燕”氏族同祖，故“亞其”與“翼侯”自然也屬“玄鳥”氏族。

第 8 類“亞形中害，燕”。此類族徽亦有相當數量，但族徽多作“亞形中害，夫”，故該類族徽之族屬，過去並不十分明確。現今有材料證明，“夫”即“燕”之偽變。證據如下：

1· 三代 2.38 銘文為“亞形中害，燕”，三代 11.18 尊銘為“亞形中，夫，竹”（圖三、11、14）。此兩器銘文徽號相同，但前者為“亞害燕”，後者為“亞害夫”。

2· 三代 14.22 為“亞形中守燕”，小校 5.65 為“亞形中守夫，戈冊。”（圖二、12、15）。此二器銘文徽號亦相同，但前者為“亞守燕”、後者為“亞守夫”。

由以上兩組銘文可知，銘文中的“夫”實為“燕”之偽變。因此，銘文族徽“亞形中害，夫”實為“亞形中害，燕”。

“亞形中害，夫”是殷代“孤竹”國的氏族徽號，我在《殷代的“竹”和“孤竹”》一文中已作過詳細的討論，²⁸此不贅述。“孤竹”就是殷末

²⁸ 同（18），第 44 頁。

伯夷、叔齊所在之國，與商同姓，自然屬“玄鳥”氏族。今以金文材料“亞夫”實為“亞雷燕”證之，確為“玄鳥”氏族，與史載完全吻合。

第十類“𠄎𠄎𠄎 亞形中燕”。此類族徽少見，但“𠄎𠄎𠄎”徽號則多見。我曾粗略地估計過，在殷代銅器銘文族徽中，“𠄎𠄎𠄎”應是最多的，占第一位。但這類族徽的含義是什麼？是哪一個氏族的族徽？學者們至今未得其解。這一問題，我曾思考良久，後終於領悟到該類族徽是商代王族族徽。此徽號應當釋為“冀”，“冀”乃是商族產生和發詳之地。²⁹ 由於“𠄎𠄎𠄎”徽號一般不和“燕”發生聯繫，故它屬於哪一個氏族，過去無從得知。如今，續殷下，43“𠄎𠄎𠄎”與“亞形中燕”相連，揭示一個重要的事實：“亞燕”氏族是從王族中分離出來的。“亞燕”既屬於“玄鳥”氏族，那商代王族自然也就屬於“玄鳥”氏族了。史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當出之有據。這是商代王族屬“玄鳥”氏族的極好證據。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商周銅器銘文族徽中，凡帶“燕”字之銘文族徽，其所代表的氏族，均為“玄鳥”氏族之後裔；“燕”字是“玄鳥”氏族族徽的共同標誌。

伍、殷代燕國地望

殷代燕國究意在哪里？這是史學界一直關心的問題。

古代文獻記載中有“燕亳”。“亳”者，乃商人之專稱，通常指宗廟和國都所在地。殷代燕國與殷王族同宗，故“燕亳”之稱與殷代燕國關係自然密切。“燕亳”在哪里？《左傳·昭公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後稷，魏、駘、芮、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燕亳並提，說明兩地相鄰。西周初年的“北土”，也應是殷帝國的北境。周初之肅慎，其南境可能在渤海灣附近。司馬相如《子虛賦》說，到齊國“邪（斜）與肅慎為鄰”。³⁰ 而春秋時齊國之疆界，“北至於無棣（《左傳·僖公四年》），或“北至令支”（《呂氏春秋簡選編》）。戰國時齊國“北有渤海”（《戰國策·齊策》）。如此說來，周時肅慎不會離渤海很遠，殷時之肅慎亦不會例外。

“燕亳”與肅慎為鄰，從辭語分析，當在肅慎之南。丁山先生指出：“燕亳者，近于幽燕之亳”³¹。傳世戰國中期銅器《陳璋壺》（《美集錄》A746、R433），其銘文曰：“住主（王）五年……陳璋內（入）伐匱亳邦之隻（獲）。”據考證，此器為田璋伐燕都時所獲。“匱亳”應即“燕亳”，

²⁹ 拙著：《商代王族姓氏、族徽、圖騰考》，正在撰寫之中。

³⁰ 此據《文選》卷七。《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正義》：“邪謂東北接之”。

³¹ 丁山：《商周史料考證》。

此乃殷時“燕亳”之舊稱。根據這一分析，“燕亳”當在今日北京及其附近。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于燕。”《史記·燕召公世家》：“周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索隱》：“後武王之（召公奭）北燕，在今（唐）幽州薊縣故城是也。”此說認為西周姬燕之初封地在今北京。“封召公奭于燕”，說明此地殷時已稱“燕”。《宗國都城記》亦雲：“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此“燕山之野”在何處？《括地志》雲：“燕山在漁陽縣東南六十裏”，即認為召公始封地在今天的薊縣一帶。而常征同志則指出，此“燕山”之稱乃後起，而今日房山縣門頭溝區大坊山、百花山為古之燕山。³²按此說，燕召公始封之地當在今日房山縣境內。

文物考古發現證明，上述推論是正確的。1971—1974年，北京房山琉璃河鎮 M54 號墓出土一件“亞燕，”妃盤，³³此乃殷遺燕國之器。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鎮，不但發現了西周匭侯家族墓地，發現了不晚于西周初年的古城一座，而且 M1193：168 克罍銘文中記載：“令克匭”。³⁴這是西周燕侯始封的歷史文獻。因此，琉璃河西周古城，當是西周燕召公的始封之地。此地恰恰位於“燕山之野”，與《宗國都城記》所載完全吻合。

西周燕召公始封于燕，說明此地殷時就稱“燕”。換言之，北京琉璃河鎮一帶，曾是殷代燕國的管轄之地。在古代，地名一般很少更改。故今日之北京當屬殷代燕國。退而言之，至少是殷代燕國之管轄範圍。雖然北京目前尚未發現殷代燕國古城，但商代銅器，尤其是帶有“亞燕”銘文族徽的銅器在北京地區卻屢有發現。這說明北京及其附近確有殷代奴隸主貴族，他們中很大一部分應屬殷代燕國貴族。北京于殷時屬殷代燕國是不容置疑的。

陸、說「燕」與「匭」

殷代燕國稱“亞燕”，其字作“燕”；西周召公所封之燕，其字在銅器銘文中均作“匭”或“匭”。有的學者在文章中將“燕”與“匭”看成是一回事，認為是同一國家之延伸，顯然有悖於歷史。實際上，“燕”與“匭”是不同的，不可混淆。“燕”與“匭”可同時見於一件銅器銘文中，如《亞盃》：“亞形中 侯燕，匭侯易亞貝、作父乙寶”。³⁵這種

³² 常征：《召公封燕及燕都考》，《北京史論文集》。

³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房山縣文教局琉璃河考古工作隊：《北京附近發現西周奴隸殉葬墓》，《考古》1974年5期。

³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 1193 號大墓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1期，第25頁。

³⁵ 見《綴遺齋 器考釋》14.27。

情況已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但尚未找到合理的解釋。

其實，“燕”與“匱”不可同義而語：“燕”是殷代燕國之“燕”，屬殷代玄鳥氏族之諸侯國；“匱”是西周姬匱之“匱”，是姬姓周人之諸侯國，亦即召公奭所封的國家。召公受封之後，原來的殷代燕國貴族仍然存在，他們仍然保留燕之稱號。姬周爲了區別，將召公所封之“燕”稱爲“匱”。我們在不少銅器銘文中，看到匱侯賞賜殷遺燕國貴族、侯貴族的情況，今例舉如下：

鼎：在匱，侯易 貝，金。	摺 23.82.2
亞盃：匱侯易亞貝。	三代 14.10
複尊：匱侯易複冕衣、臣妾、貝。	《考古》1974.5
複鼎：匱侯易複貝三朋。	同上
伯矩鬲：匱侯易白矩貝。	琉璃河 M251 ³⁶
圜方鼎：休朕公君，匱侯易圜貝。	琉璃河 M253

在以上銘文中，“匱”是召公所封之“燕”的專稱，而“匱”侯賞賜的物件均是殷遺燕國或 侯貴族。這些殷遺既受賞賜，可見仍然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在整個周代銅器銘文中，召公所封之“燕”只作“匱”或“匱”，而從不寫作“燕”。而在殷代和西周前期的銅器銘文中，凡“燕”（ ）者均是指殷代燕系貴族或殷遺燕系貴族。故“燕”與“匱”分屬於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朝代不同，一爲殷、一爲周；族屬不同，一爲殷人玄鳥氏，一爲周人姬姓；地位不同，召公封燕之後，“匱”是統治者，而“燕”是被統治者。由於存在這三大區別，故在周代銅器銘文中，“燕”與“匱”從不混淆。

明白了此點，我們便可對《春秋·召公三年》“北燕伯 奔齊”作出正確的解釋。“北燕伯 奔齊”中之“伯 ”究竟是誰？過去史家一直不得其解，因姬周燕系譜中找不到此人。這也是燕史中的一個“謎”。如今，我們明白了“匱”與“燕”的關係，就找到了問題的結症。首先從國名來看，“北燕”之稱不是召公所封的“匱”，而是指召公所封之地的“北燕”，這個“北燕”在召公就封之前就已存在，自然是殷人之“燕”。《春秋·召公三年》所載乃東周之事，故此“北燕”自然是屬於殷遺了。我們知道，召公所封殷民七族中有“北殷氏”。“殷”、“燕”相通假，“北殷氏”亦即“北燕氏”。故“北燕”爲殷遺是確定無疑的。其次，從爵位來看，召公所封之“匱”乃西周大國，一直稱公、稱侯，從無稱伯之例；而殷遺燕國貴族，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輝，寄人簷下，能稱“伯”已經很不錯了。再次，從字形來看，“伯 ”之“ ”，很近“燕”（ ）形（該字過去不少文字學家隸作“ ”，“ ”字很有可能是“燕”（ ）字之訛變。根據以上三點，“北燕伯 ”根本不是姬燕之人，而是殷遺北殷氏

³⁶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隊：《建國以來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護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4 頁，文物出版社，1979 年。

貴族。“北燕伯 奔齊”過去史家不得其解，其原因在於沒有弄清“匱”與“燕”的區別，將文獻中的“北燕”視為西周姬燕，而西周姬燕譜系中又找不到此人，故其義也就不可解了。

柒、結論

討論至此，可作如下結論：

1、代燕國是確實存在的諸侯國。殷代甲骨文和殷周金文中均有“亞燕”，是燕國存在的文字見證。殷代燕國始封之君應是祖庚、祖甲時代卜人燕。

2、“玄鳥”是商族圖騰。燕國銅器銘文中有“玄鳥”，說明燕國之族屬亦是玄鳥氏，是商族中的一個重要分支。

3、帶有“亞燕”銘文族徽的銅器在北京地區屢有發現。1971—1974年的考古發掘中，北京房山琉璃河鎮又出土了一件“亞燕 盤”，此盤乃殷遺燕國貴族之器。因此，北京應是殷代燕國所在之地。

4、周初召公所封之“燕”，金文中均作“匱”與“匱”；而殷代燕國在金文中均作“亞燕”。“匱”與“燕”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不僅時代各異、而且其族屬亦不相同、不能混淆。《春秋·召公三年》：“北燕伯 奔齊”，此“伯 ”是誰，過去史家一直不得其解。由本文論證可知，此“伯 ”乃殷遺燕國貴族，而非姬姓 國之人。古史中的這一謎團終因此可以冰釋。

本文英文提要是我所莫潤先教授翻譯的，在此謹謝忱。

本文中時、後、並、異、系、吻等繁體字電腦列印不出來，仍維持簡體，敬請讀者諒解。

參考書目

- 1、《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北京，1954年版。
- 2、《殷墟婦好墓銘文研究》，曹定雲，臺灣文津出版社，1993年12月。
- 3、《商周史料考證》，丁山，龍門書店，1960年3月。又中華書局，1983年3月。
- 4、《黃縣土器》，王獻唐，山東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
- 5、于省吾，〈略論圖騰與宗教起源和夏商圖騰〉，《歷史研究》1959年11期。
- 6、侯仁之，〈關於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文物》1959年9期。